喙鳴文集

喙鳴文集卷三目錄

贈序

族父稷丘公序

封主政伯父稷丘公九十序

封主政叔父影泉公八十序

叔父句章公七十序

岳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

西涯少府暨夫人吾姊壽序

林封公八十序

屠長卿儀曹五十序

句餘史太孺人七十序

喙鳴文集卷三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贈序

座主崔春洲先生序

一貫始以嘉靖辛酉舉於鄉廼十四年所吾九十人第春官不能二之一不第而試有司者十餘人而俛首六籍要後捷者可二十人離會可念哉予時主者薊州崔先生薊州去京師二百里而先生又輟四方之轍居里中聲相聞也先生首浙歲會

予　天子則罹大事無何以非罪厥當隨牒而先
生俛仰不欲來盧生者前爲順義令往來薊州界
中秦生罷公車留學冀方先生遣其子婿受毛氏
詩兩生媚先生近跡能道之也先生居里中口絕
于當世之言門絕于非時之交北土間曠易生僕
僮力作收園池之利供祭祀賓客堇堇矣薊俗喜
聲伎而先生屏居芬華無所于其躬里叟村吏不
知侍御　天子耳目臣貴倨也或勸之仕乎先生
謝曰生平抱質無匹不能爲貴人容而獨介介自

將夫猶故吾也而天下方皮相夜光道自照耳爰
是先生生六十諸門下士謀馳使者奉幣將事無
適置言後一日諸子族飲沈生前執觶曰夫吾三
三子之歡於此也先生則然先生比耦序爵而材
之位稱兄弟以勸之故無間焉非素有以相知結
也鹿鳴之觴先生矣天天而質之曰必無二心先生
其非同之謂其謂我二三兄弟服官聯以義事君
師以信而內相睦以親也凡樹人克則功不克則
其咎疇昔之樹先生實爲政乃今克弗克職吾與

蒼先生蒼龍無情惟吾二三兄弟自詭效功歸保臨之無弗克于位則先生之樹人功矣因有歡心先生之屬諸子數年之積也一貫私計愚以為誠得善辭者往以二三兄弟之意敬謁下執事待罪蒼龍之闕若負擔於四方罔不夙暮如臨于深淵而兢兢之為無忝夙誨敬再拜上千百歲觴先生僉深必喜而見使者知諸子振厲澡刷用當世如此必盡一觴此所謂燠煦之不必酒醴焜煌之盃必文錦亦二三兄弟之慊無憾也盧生曰子之言

情又焉用辭吾以子辭徃一貫讓于二三兄弟且徧辭之弗輯安用闇於長者居頃之竟以沈生之言徃先生懸弧以其月日為讓故後期

少司馬范東明八十序

今皇帝十有三載而吾范司馬八十壽於是距翁成進士幾一甲子歸田亦餘二紀矣翁敭歷中外為國家勞臣久而復有其林泉之樂髮鬒無恙步履儵然也故頌美者皆舉為介而一貫則從館局考世宗朝事悉翁巽時居鎮所興革業已刪談

滿千秋之業亦云林泉嘉隆間吾郡人稱三司馬謂翁與東沙張公竹墟屠公也張公自留京罷樞莞歸屠公龕定西南夷而以事廢皆投閒嘯咏不復與食肉者謀逮翁而鼎足焉其間上下宇宙振揚風雅意欲躋兩京六代而上之而遠近士歸之如水今三司馬詩文並行於世張取弘富不下數千篇屠取専詣寄興焉而止而翁當兩公間瓜分之也豐存禮先生博極群籍尤精法書而性與俗忤人避之雖減獲無復存往往賴三司馬舉火輒盡

瓢復輸直為三公臨池耳已庀其後事綜遺文付剞劂始知曩盖為豐先生聚不朽也其憐才而篤於誼若此比兩司馬之社寒士獨籍翁翁益購天下奇書藏之而復取不經見者副墨以廣同好於是四方又爭受范司馬嘉惠翁之內外族望翁翁悉割田給之視貧富為差何減翁家文正而不欲以義名曰吾敢儷先君子乎今稱壽在支屬者十一遠近士十九具以寵被之故翁既豐於書矣是焉知無二酉二室之藏宛委之金玻玉版與嵇生

所不及窺者以裨翁之引年蓋先以三司馬比蹤洛社而殿以一司馬齊契天隱其永以表我東海也在一貫早承不遺猥見翦拂既辱姻婭之末而一貫父亦八十有三與翁比屋居翁儻以餐和之緒出而相扶偕之萬齡斯又不肖之顛翁得無意乎哉

湖廣大叅致政孫槐溪八袠序

不佞十二歲時學舉子未知名於時西川孫翁治吾郡暇日語塾師以童子来吾校若斆學於是不

佞與十餘曹望郡大夫字也翁衆中獨指不佞手
跡兩題而試之童子何知顧謂非碌碌子而鶩卒
就之則不佞所被奬識始矣無何海上倭起天官
使翁治兵復數年而高揖謝事以老視不佞之佩
鑴佩韘既突而弁稱楚楚邑諸生艤西亭之舟而
執手言別予尚如是予老宜矣又十年而不佞官
翰林翁之壻陳生與蜀計偕致翁手書無恙又二
十年為今萬曆丙戌而陳生復來言翁年八十尚
健飯與社中子賦詩以嬉翁自老于三十年前而

天不老翁於三十年後天邪人邪蜀中多古丈夫
信哉不佞嘗憶翁之政簡肅府中無事所平亭取
片語立决亦不盡三尺老胥宿猾之牘有類目攝
之叩首乞死胥不能見民終日苦饑比使者行部
無廢格干越舞冒之誅更緩帶以游靡弗淌歲上
計者郡多豪翁之日無豪多盜翁之日無盜户符
里籍皆在其腹雖室中蕆章章道不爽下勾牒輒
口占某人居某坊第幾家治某業貌若某者云云
神明如此此翁外肅而中慈至今譚治吾郡者鮮兩

而不為赫赫為慈母為嚴師不主一名去之曰民
祈肖而祀之不許然伏臘烝嘗盡尸祝翁也翁雖
不遠其施而今福履無算天從歌舞信哉陳生又
為余言翁之于鄉也杖履葛巾狎至巖壑或留息
散步縱軀委命憂樂不關其心愛憎不棲其情蓋
翁子亦克任箕裘學詩敦禮善能用譽而承志也
翁雖屈伸龍蠖哉而勅勅自修非禮不動創痛謝
慾者匿不敢見太丘之里德醇備矣時俗雅化莫
識本始先民風流僅僅存於耇耋之口絕端放跡

謨詢嗌喔令後生小子無所取法孰有皓然純白出有用處有教如翁者哉不佞雖萬里外而長服風聲故著斯篇為翁千百歲壽使後之人有聞

楊封翁六十序

往歲巴郡楊以德治吾鄴　天子癸之擢給事黃門其父母並逮祿養而封翁始六袠也黃門之門人二十餘曹率而謁余謂不佞不憶黃門異日之鄴事邪余為之談鄴事因以感諸君子夫黃門仁人也其政傴拊而燠休剖兩造之牘解紛而已耒

矣鈞金無徵焉間怒而抶亦不至十其催科之政尤足為世程鄭之先令以他事數去署攝無常時民傜賦不時入逋愈多徵愈急百姓愈益苦公至悉鉤檢所宜徵者總括而析為之限多至十餘限所需金錢不過十一所造公庭之期不過月一及其期雖風雨寒暑勞冗紛披亦不爽於民里正之至於公庭稀而不爽期也雖裘家不費一錢無論公吏矣又得以其暇督于民民習知里正期不爽可奉則又相與積錢以輸之非其期則民不輸而

里正亦無所侵隱於其閭民與里正皆不告僨慼令亦不搖扑而賦集數年之逋漸而盡償大都如此其條畫之密不佞卒不能舉此非所謂催科之撫字者邪蘇以時者黃門內姻常為不佞言楊之世與黃門之為諸生時事大都比翁于太丘而黃門叔度云黃門亦為不佞言僕無狀不敢以毛摯為治弟奉家大人教惟恐忝之不佞於是知楊翁翁恥身不以儒顯遇逢掖甚謹竟就黃門黃門之令也退食上謁必問所為當其意始為之舉餐好浮

厝令無孼鮮有饋生鰣者遣衙人放之衙人曰此放之果能生之乎翁曰吾放之人焉殺之弟生出吾門喜矣黄門公雖天性隱厚亦倣翁教哉昔漢史稱于公陰德獨治獄一事舉獄事他事可知余於翁亦然語曰積水成渾積善成慶翁積於家慶宜及其身黄門積於官慶亦宜及其親詩不云乎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三子其賦此詩也以侑翁觴不佞且賦甘棠為黄門祝也

副憲沈覔川六十序

沈之先文王子孫國於汾散於晉楚之間隱侯稱始平與近也乃几軒太史所自名不忘祖矣縣六代來江左稱望族皆平與後厥今條區派別同里閈不相宗獨無昏姻之義耳或曰疏或曰草昧初遴法相坐同枝自析云官翰林者永樂時有華亭學士度度弟修撰粲弘治時有長洲侍講燾嘉靖時有山陽祭酒坤二百年來僅僅此四人而度兄弟猶用書起自不佞濫竽而所身事者則有歸德新城平湖吳江檇李宣城六君子為先後暨不佞

系七豈金鷙囿鳴哉無寧翰林今有位布列趾相
錯如繡盛矣檇李者几軒太史其尊君為兕川翁
起家乙未進士初為司空尚書郎神爽清晤為時
譽所歸遷儀曹郎久之出參巴蜀副關中所至輒
辦駸尋三事會太史舉進士讀中秘書即軒渠東
向笑曰吾兒乃從天下長者游邪嗟夫善作不如
善息遽解綬歸士大夫居里中者非營營於良畖
綺舍則流連危觴鳴琵跕屣以自快而翁獨蹈繩
履檢門不加闢也廉大父累世之業籌不加贏也

恃此道爲人倫師而已無忤於人而人亦無忤於
翁里中稱素宗若翁所謂善息者非邪稱人之大
期百歲而夜之所遺者半其間可開口笑者纔五
十年宜極當年之樂以娛其神此可不謂達生之
言哉然未究生生之旨何也生生而不休明而不止
天地且不能而況人乎天地之道歲以六時生之
而以六時息之故常生日以六時明之而以六時
息之故常明世之人晝用之不足而繼之以夜晝
夜用則侵其所息多日侵一時六日而侵二日之

息矣由六日而積之六十年而侵十年之息矣窮晝之所為已憊矣比夜而其所侵又不無十百千萬於晝之所為者魑魅之傷牀笫之戕損精損年背存趨亡而方自謂窮當年之樂可不謂之大愚靜者不然日以其所息侵其所不息而至於無不息故與天地久可也何者息之義為止為生止息則主息矣且天地之資人費也有數焉靜者終其身未嘗費故千百年而未嘗亡一日之資如其費則旦夕而亡千百年之資故語有之曰一尺之棰

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此言何謂也夜息之而晝用之操陰陽之柄而不極其施故無竭也而況德之有進於是者乎且夫善息者無適而不息息其德可以永姓氏光奕禩矣息其福可以合符契及乎孫矣霓川翁甫六十而息則遇之息於其身又將裕其子孫何窮也不佞幸以同沈之義自託而太史校南宮有所得二十四人者來乞余言以赴翁初度之辰輒發吾狂

封太史友蘭韓翁七十序

盖一貫登籍而與韓存良游東觀也存良尊人曰
反蘭翁更七甲矣存良所進士廿餘輩謁余言倡
之者余同郡王君王君故游吴中嘗望見翁鶴骨
鸞趾停停風雲直上盖已被封命而傴僂滋益恭
翁其修宋考父曾恭士之業邪吴州澤國陸事寡
而水事衆以舟為車檝為馬卧而行千里也而翁
蹻蹲伉健陟嶠峷若平衍亙百里用瞬息包山洞
庭之跡日交而却盖謝杖直往徑渡少壯者後之
翁既質有其壽而享榮履泰基禮栖譙又如彼百

歲何言夫吳越之間姑蘇一大都會百貨鱗輯華
貊窮侈而吳中士大夫自昔喜畜秘書奇畫尊罍
鼎彝舟鬲甗盉之富及其弦誦之盛仕宦之夥又
甲於四方故吳人多奇觀存良登蓬萊閱星辰又
嘗奉　天子命專對朝鮮日出之國異模怪符嵬
目盪耳亦歷歷籍記上翁乎翁亦為存良一觧順
歎希有乎借令存良能致四域之珍與九譯王會
之形獻之庭豈若存良今所進瑰瑋豪雋如天球
弘璧楩楠豫章足以棟廟堂陪鼎呂者一旦翁意

稱個南跽上翁千百歲壽以此方彼為觀孰大吾
意翁雖游瞩古今之際覽奇聞見之外必為存良
一笑歎希有也於是王君以余言雖漫而甚情余
又莊語曰往予過存良問翁翁素樸自喜不頗覩
當世達官曰凡官者秉珪曳組厮輿自尊使人踉
蹌走匿而已若此而官人可官也何稱楨幹哉凡
官以所官者則將竭日畢暮焦勞憂職之不暇而
曾是誇輿馬之榮然翁身輿馬之榮優游里巷不
問其職亦不辭亦謂存良能官抑能為其親官而

有以受之也雖存良進諸君子偃然師之亦謂諸君子能官抑能為存良官而有以受之也夫知翁之論官者而後知翁今日之觴樂也於是諸君子聳然意立曰異哉非壽翁安所聞古稱愿老乞言有以夫

邵年伯越湖翁序

蓋古以豪傑命世者其道愽大而彭闊巍無所不超廣無所不包若嵱若鈚而無所不宜收其廉隅泯其畔津蹈於大方而使群物犂然自內於其中

各盡其材效其珍而不知故其量善容人之歸趨
流水而鬼神百祉隨之而往吾觀世之大凡衆人
之所培積者天亦隨而福之則天道符人事不惱
者也介者不然清其中則狹若瀨激而石鳴狂怒
以淘魚避之而深逝木避之而行生而獨以嶅然
遅立為聲于巖谷間盖天地之道主養萬物萬物
胥之而士逾饒石不受物物亦無以澤乎石獨探
奇恢裔之士與之依依而無益於樵漁耕樹揭搞
戴簦有覗而往耳管子曰饒食者不肥吾嘗昧其

言可喻道焉古者列國邑皆有世家令無開封然扶輿山川鍾碩於其家者往往而存姚江之稱邵氏古也累組簪籍金閨者更僕未能數而余所善獨世忠不知余之寡獨出門而得世忠邪不知世忠善交能容裒録管蒯而不遺余之不肖邪豈余之有當抑世忠所謂豪傑命世苞宇宙納山海者也故余以為世忠克為社稷舉大物者也世忠大人曰越湖翁仕至二千石河潤十城百姓父載之皆俎豆於學社闔舉丈夫子八人而遂者五人三

人者且烝烝以文學名善嘗一再登堂而拜之淳泊壇曼溥暢怡蕩應機立斷嚕然無底滯之憂有道者也大圭登廟百俎具睡天馬出閑衆駑皆失此非夫大者有適而小者不足邪彼駟與璧豈不世有而世用之即與凢品等矣貴焉至崐崙之藏濕洼之產乃適乎殊余蓋瞠然自顧失也邵丈人貴富矣多男子矣壽且八十往矣封人三稱具是矣而世有嘸丈人悖聚嗇施於勳庸未有鶴一分傳稱明德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其在世忠夫

故余以為世忠克為社稷舉大物者也誕翁之日以十月十二日余小子不遠百里宜以時上觴而涉冬亦小倦矣然世忠方奉璽書按問淮揚吏民疾苦比得代過門而寧其親余小子壽翁以侍御君故綏

族父稷丘公序

稷丘公蓋儻蕩然者學學不就就積著積著亦不贏弟妹子女衆多以婚嫁累以産居貧㷀如也事後母王夫人甚適教仲子九疇能文章稱當世顯

士鄉有相讎者多就平公居閭能入窾竅權喜懽人率謝伏今年七十矣筋力強操作不暫休子弟勸請不為應其言曰人生自愛不用力焉用生為夫力猶水竭當更來也荷鋤戴笠出中林之間日問黍稷之事勞亙為遣自號稷丘子敘曰吾外史公賛公云爾一貫父於公為弟少五年毋又四年春秋高家貧不能具甘毳歲往教授吳楚間易錢糈以為資六月仲之京師一貫往送之金山共衾累夕仲言公今七月晦滿七十歲矣而已不得奉

天倫上觴爲壽獨且萬里去桒何爲子因欷歔對
泣共傷居窮無以戀庭幃也夫人子不遠游而吾
若汝屢狎傳遽去違膝下溫凊歷濶勞不償咎縱
親寛其罰如人心何輒又共悲吾汝左提右挈賫
短資長取千金於世如取諸寄何乃食貧以勞其
親諺曰一日盱睢三日餞一日優伊三日肥吾寧
處彼不處此故元亮絕塵穿結自喜而室無萊婦
猶稱苦心儒仲靜已敗絮不辭髼髮歷齒乃慙兒
子以彼偷字且曰恩深何況逼喜懼之崇年而慙

烏烏之無報故吾不能以濯園盤坏妥諸親也已復相與自賀孝如虞舜窘於親賢如孝已不見察吾汝謝中庸之行而覆燾垂慈小罰不見笞大罰不聞詈貧不憚茹賓勞必身執率閭黨願得之以為父而人子過深罪大曲庇無閒此人道之至樂無得而仰塞焉何以自立仲曰予歸視吾親當為一鮮願夫賓不中聲空言與鹽皆非所以獻長者也夫公無町畦者即與之言無町畦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手足耳目所營眼者有限而游

心滛思所冀俾也無底以有限酬無底故堯禹不
能除其憂蹻跖不能滿其樂也故不可冀俾不如
已稷丘古仙人之稱代既綿曖其術靡記焉妄而
意之将無營而自酬者乎榮啓期年百歲鹿裘帶
索而歌拾遺穗于田以為具三樂夫亦稷丘之類
也今吾稷丘公野處而神王庸知不為古稷丘也
若是則人子之憂非所聞于稷丘公矣

封主政伯父稷丘公九十序

伯父七十時與仲方食窮一貫觴之以文稱披裘

松穗歌且謡之風以為懽又二十載仲成進士奉
簡書為豫章師伯父從而官酌麻姑之醴攬洪厓
之丘賓客貴人滕廗而家昆弟子姓遥致祝其冬
伯父御而歸一貫省大人在告克造以請節骨矯
奮如鶴不減昔時異人栽世榮吾家三封君稱三
壽伯父比部主政今九十大人三命太史左中允
太子賓客少宰學士今八十有五叔父屯田主政
今七十有九番番華髮相映颴如神仙中人士大
夫往往私問小子君家有秘方奇術握造化之算

多不然何取盈如券僕謝亡有弗得其所為有也然靜夜攬衣思亦有之三父者之初貧或弁日僅舉火胼胝作勞能風雨肌體然乎共五藏氷雪同體性也世味寡澹無柔治之惑因循為用過而弗留惜精篠神無薛越也辭困即亨為饜道易若衛子荆也餘糧饒衣帛以為澤而僕僕勤其神不衰此膚作慝隸之為撟煬其和而搖蕩其性情轉徙無鄉寄命于太歲未有能逈立獨抱挺于六氣之中者矣故富貴而不可享物用精所輔養服習之

效焉可誣也富貴而可吾見人之舉一冀其二歲無除日自若不足更甚于寠人富貴非生理也貧賤而可無衣無褐無壽類矣貧賤而不可則顡上一飄迎風枝之搖搖猶惡為煩而棄之東流此夫患貧賤之不甚耳貧賤又烏不可也我三父之為養生主非以車上俾彼其傴僂循墻之操巳先細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人之壽也天命巳使生者也有壽命有遭命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為命滔天則司命舉其過用以弊之書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人之勞惟躭樂是從罔或克壽此之謂也慰
暋湛屯生火甚多月囙不勝火也三父者外不飭
驚愚之容內不寄慚漏之心小而勤行老而休焉
所謂金石在我不受變于天也世世人陰符揣摩不
此一君而沾一命此從容偃仰自恣而軒冕加之
世人鑚股難柴皮傳口勝曾不行一寸此不言而
默成之世人噓吸偃仰行氣斷穀燒石服諸草木
鳩久視之方然尚不至此相羊逍遥乎人間不棄
神州而宅蓬瀛不越一跡而造太虛詩曰不戢不

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此之謂也夫盛
公畢公所謂壽者勤勞王家不敢介自逸且曰無
以老耋而舍我必規我我三父為善于家皆有終
身之功日考而習戒備畢矣胥誡訓曰汝必乃情
帝室無曠貴尸祿乃為鳴鍾之養是謂代父報
天子小子一貫用勤膺不敢忘吾昆弟尚敬勉哉
是日也三父在會小子聆緒論備載之以彰盛美
孰與嚮披裘拾穗歌且謡之風多也且書以貽僕
仲並勖之焉

封黃政叔父影泉公八十序

叔父影泉公誕于正德己巳之閏九是歲登八袠小姪一貫奉大人若昆弟旅而上觴大人曰小子贊爵哉夫鄉黨無容也何宜言之設抑上稱烈祖之淵源曁我二大人所訓廸素語都而聯之以貽永永昆弟子姓可乎夫引年歷紀身之壽也綿世澤庇子孫不拔不脫烝嘗萬禩家之壽也人莫不願其身壽又莫不願其家壽身壽昏身而家壽昏之子孫微子孫善繩即耆耇詎稱無窮哉夫敦龐

純固之澤深則孝仁忠敬於是焉出而翔[illegible]
禮讓文物舉焉而炳其章譬土行水深故物産茂
而枝葉扶蘇也况自宋元來厥有序于朝雖中落
然世篤其祜詩書不絶贊我王父貞夷粹温人稱
爲佛子過吾廬者曲躬合手遜大不敢有其伉顔
而弱者慕誦以爲旣盛德如此我大人暨兩叔父
咸服膺忠信履道無不及大節娘娘在日月間乙
巳之變傷于匪人錢繯其二人人皆貪賞祿而
魚肉我朋我必髊毛可以免魚肉之患而餂其利

親戚勸討殺好者又從旁勝之而我無一大人織牆
矣不欺難發不肖子何讐毛之有此非所謂曠然
不昧其志者乎大人敢簡長厚我叔父明亮敏慱
雖所操稟不同要之天道天與天潛通福求自己
不從倖來濡靡之氣鬱積旁礴而流溢于無窮湛
凝其既往而明發其將至吾子姓亦知其餘福地
乎夫福何難之有徒以質心直往不加回却心御
無二語人已無二謀功非我功罪非我罪勞謙磨
折務以愛利為念則天地在我慶流福臻衍豈多

乎我鄭亦仕國也詩閥閱者遠近無慮數十若兄弟以大耋齊封稱三壽者前此未有我大人三命滋益恭叔父亦傴僂循墻誰敢余侮繼自今以往願大人壽益高者惟我後之人務修孝友謹信以達大人心務修孝友謹信以適大人心者質心無二若大人之所為若大人之所為則若天之所為延歷孰大于是凡人所仗者曰老成所責望于少年者亦曰老成儀刑老成人而猶有轇轕區霿吾不信也而況歛祉延壽既章章如是矣譬之廈屋

既基既墉既閈閎之亦越藩飾而静涓之無艱勤
哉是惟我後之人故曰門高則自驕族盛則多忌
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修之謹
之是以歡大人如其允則有馬伏波顏之推柳直
清楊大年范曾國司馬温國程朱三夫子編摹具
在母以進孰置于口耳之三寸惟沈氏無疆之休
語奏二大人謂小子言質是善壽我歡然盡一觴
爰命署之比于韋氏詩

叔父句章公七十序

夫藪澤有人國社之瑞奚獨于家而稱盛事古者處士有弓旌之招苟藻濯志行少異於等倫輒手拂巾褐翅足而待命是祿處也微弓旌將牆面而已乎今士非制科不進乃有卓踪絕志肩遷董冀鄉雲遠謝鵬騫而獨與山澤娛御六藝之珍駕游道德之平林無望于君相無誹于朋友饜滿腹安容膝而快然金槃玉闈不加以彼其才聲華于廊肆之間車耳何論而空老落落若斯也且無東方之論北山之誚此出古處士遠甚鳳皇之棲也雖

林壑不怨矣何則鳳皇者人瑞之而非瑞于人也必瑞于人而莫之瑞則怨鳳德如是矣處士有瑞人之心故有畔牢愁之文孟襄陽之達而曰不才主棄猶無忿懟豈若吾前所云之為鳳皇故曰國社之瑞也天下有斯人天下瑞矣而又出于吾之宗以吾宗瑞天下余小子何能無怍手叔父句章公生而有異手揮數千言不盈杯酒間初屈首為慱士家而意出層霄如萬里騊駼縶轅下也當是時柄衡者方以羈的範我求其進成規退成矩而

公才若此文質疏內衆不知吾之異采公曰非我事也土苴棄矣獨以神游千古夢寐秦漢以來大雅而揶揄唯諾洋洋乎五際三始之初當世文學之士彬彬從此起公布衣倡之力鉅哉晚近是末師非從古而以粃糠相進獨公游神摩情聲妙天下響龍虎備弦次鬱為一家負氣骯髒不能下貴人而鞠躬于屠市酒人之間奬借片善如己有之即骨肉肺腑不過後進依以揚聲此吾所謂鳳德哉堇子之故在晉有虞先生喜高尚遯世旁綜博

採煥乎其志林矣宋則大隱先生楊適醇厚介特與王先生致杜先生醇並爲後進師峙喁于衡泌焉入元則戴師初學博文雅振萎薾骫骳之氣而稱東南大家亦近代夔鍾哉有偉大邦嗣紫芝之絶響者代僅若斯而明興其吾叔父哉汝誕紫青東指醇醲以遺逸爲名衡以圖誌爲功伐山川自記其系續氷雪自矜其操履蟬蛻于瀟湘周南邛僰夜郎衡山冉溪之外而與蓬壺三山往來此與昔處士所操殆遠故曰國社之瑞也丁亥歲公滿

七裘其臘之十九則始張辰也大人與昆弟子姓旅觴于公之堂諸子在四方者咸集惟箕仲督學江右而仲父稷丘公亦來會觀者嘖嘖謂太史應有德星之占公矯健踰少年方抱子女天之所以厚公隗者未涯將溟海之木鐸獨中林之德星也

岳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

一貫自童子游于庠人羡之爭媒焉家大人以仲未婚而先不肖恐人之薄仲也不許已連詘于秋闈誰知其蓋衡而媒者亦怠我婦翁張公者倜儻

人也舉元女日者謂當貴必求其儷一日太母祝謂婦翁曰吾昨夢神龍矯矯具黃金五色而乘吾危何也未脫口而蹇修言余翁撫掌入白阿母嘉祥應矣謀之中表揚建昌建昌曰是壻而慧即不第不失為賢士於是翁不再議而諾夫翁雖隱于酤也然豪其里閈負氣不少屈而相人于塵埃中不惜以愛女歸歸之日親戚兄弟咸笑之而傲然不顧可不謂豪哉卒甚之徵于天也而藉手報翁有如懷瑾握瑜若梁伯鸞傭舂于吳市中吾又知

翁不悔何以明其然蓋異時業曰此不失為賢士也而吾女乃今與德曜齊幸矣嗟夫是翁之厚余哉今不待矣而吾媪尚存此與翁親見之何異吾又私計之當是時必媪無異言而翁能諾有如萬分一毫毛不然而能歡然貧其帚我也媪亦賢矣不寧維是自翁逝而吾媪又以仲媛妻全學甫以季媛妻秦行之學甫者前學士少司空全公長子慷慨立大節行之者舉進士歷韶州府倅不幸不見其成戍亦當名世于是郡中號善嫁者必曰是翁

是媪吾媪之壻也年四十有六今七十矣茹米齧糵長子及孫嶄然立門戶視翁之日有加此又健不必鬚眉而豪不必冠履也嗟夫巳寡婦清獨以財自衛猶附青雲媪不以富亦自衛三嫁皆良宜嘖嘖共顧不肖學淺于子長無能文之以行遠敬以庚寅嘉平之二日偕學甫率三媛若出如平人羅拜于堂下上千百歲觴

西涯少府暨夫人吾姊壽序

文者華也徒華君子之恥也文之目多而槩有三

一曰頌美盛德贊成功其辭啬腴洋洋乎使人醉心焉然而浮于實一曰雅敘情懐指事實不離于宗信今而傳後詞人之所難今之為序者失其本矣爲頌而已爲達官大人頌益多而遠于雅余少愼言文必以情頌頗爲俗移然汗未嘗不淫淫下或悔而削草今爲吾姊敘壽意在于頌然敢忘事實哉余兄弟五人而女兄弟復二人余居正中長兄弟時母氏方食貧無他媵侍獨以其身嫗喃更辛苦持内事而吾姊次居二雖笄總之年能分母

氏劬勞蓋三之一櫛我浴我饘我粥我衣垢濯我
不類縠我猶記嫁時吾為姈泣姊去無以撫循課
覆令母獨勞也自十八歸西涯少府少府方從事
筆札筐篋間游京師十餘年吾姊養其父母及其
二弟娶婦成立六親上下競宜之不媿為聞氏婦
聞氏以太宰顯方與盛其鄉冠蓋相接樓閣相望
乃今有滄桑之感焉而少府猶能亢宗居官有聲
于梁鄭間歸田為鄉閭師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率
三子耕且讀長其孫枝嫁娶名家守朴存質而不

鶩于華可不謂賢與夫從太宰數至于少府第級懸于山澤而太宰之鄉猶以少府名修身謹行情質不變之由也余家世以情質傳而余大人之徽不媿天地政以無他謬巧故余兄弟姊妹奉教謹謹而少府每從余父言娓娓不能休盖肖我哉念年余姊六十矣而少府迦二吾父亦兒視之豈遽言壽從其矯矯少壯堅強論亦不宜遽言壽[illegible]獨以手足之誼敘之以示閭之世世子孫令毋忘今之情質也

林封公八十序

懷雲先生侍御林志甫父也用志甫貴稱封公者十餘年今八袠長余二十四年余長志甫一年而余未二十則先生輒引余為執友余亦與志甫為執友方是時先生抗顏為人師負墻執經稱弟子去成名者不知幾矣而先生之為人嚴引禮自重獨挹降于余小子分日而課藝蓋數年焉余時獨恂恂不敢先耳而先生每自為少年老成不知先生何所取于余哉當是時凡余所與為執友者盡

長余者也年少者余不敢與之友也而諸先生顧肯與余友余所以有聞者咸諸先生長余力哉既余與志甫相期于天路闖尤昵曩時而先生之閭不乏蚤歲里閈相次晚而卜居里閈又相次雖余簡出而先生之儀在目聲在耳也先生之得今壽有說矣養生家言熊經鳥申吐故納新黄婆姹女木公金母先生以為邪術進二氏所謂逃虗逆空守一致靜圓通寂照澹泊無為先生以為異弗進獨覩其取于時言笑節養生如此則謂天寔畀之

生而已抑孰知其所以然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故重于來者亦重于去其得之難者其失之亦不易若此乎君子貴自重哉法言曰人者取四重去四輕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反此則憂則辜則辱則淫若先生可謂能自重矣師道自尊無所媟慢敬孤獨而慎隱微其內視也専其筋骸也會其精神也肅夫容貌人之符采也符采正故德性治德性治故壽

命長故先生之窮也無尺寸之封而縉紳尊之不待稱封公然後尊詩云敬爾威儀維民之則又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夫俯仰有宗聲氣有章動靜有常禮義有方如此而不及于堅貞固厚福壽康祺豈天也哉或問楊子曰何為眾人曰富貴生夫貪生之與貪富貴皆眾人也徒生而不以善聞非君子之所貴也生生以禮義而為萬夫望吾今乃見先生曩先生卒以老成目余余嘗惴惴恐負先生乃如先生真老成人也矣

因表先生而自慨焉

屠長卿儀曹五十序

夫物必有至得一至焉可不朽故稱得難耳靈稟自然非人力我明興海內久無事英人傑士以其扶輿無所洩之氣畢于文章體率十年一變後趾蹐前趾有輕心詎惟劉宋李何吾知楊馬晁董當駸駸避賢者路矣若長卿者非仗青萍干將先登一鋭師哉長卿體性與文淵浸漬有句即充于流輩所憂憂者更蕭蕭為快常與友人飲歡一夕賦

詠百首傳者詫為神物故令宮商弃命風雲從指
麾矣盛矣蓋陳思七步青蓮斗酒陳琳鷹揚士衡
患多腐毫閉戶方斯蔑如要之皓首吾不知與數
子誰上下此亦所謂天然異稟非仰鑽者所庶幾
而猥欲操刀代割一當銳師胡可得也長卿仕弗
稱意一為令再入為郎無奈人齮齕何長卿即辭
不能自通余譬之曰絳灌害能乘忌側目在古則
有蘭陵蜀布莊周廢履在古則有豈不以天之生
人也畀之一至斯已破恡割愛索群瑰而懷之矣

必曰畢羅于我窮則造化立窮而人亦詬造化鄙故養愚以福而厚窮以智均也長卿性孝弟娛其太夫人也常舞班弄雛家庭之間愉愉有共被心雖貧依以舉火者日在門好玄復好禪近以緯真自命翛然去來之間不以勢利挂心賓客千里往往歸赴之時搜室中藏為具不則出半菽分食之咸以為飽豈其中有通于造化之所為若古至人者哉余既久閉關復倚廬不能覿鄰一人而意往來于長卿誠不知長卿何以繫余心古今豪雋數

百年數百里始一覩而余生得之于長卿宜嚮之若球璜琳瑯不能釋也顧余性偏喜介介獨居而長卿通達汎愛人善獎倫類則又余之不可强者雖文亦然大抵拙於辭而不能多也而長卿亦不余陋甚矣長卿之通達而善獎哉注長文張孺愿十餘輩雅與長卿為文字飲來徵余曰為我序長卿長卿今五十余無以辭戲應曰此必長卿自序而可曩長卿壽太夫人八十自序必里中人無能獲長卿心者余安能貌長卿雖然為我謂長卿曰

士得所以不朽者一日萬年長卿能更活五十則有延三萬六千萬年也是其取于造化也抑大侈矣長卿自愛

句餘史太孺人七十序

太孺人者太史汝和母也史為越世家著於鄞其遷句餘則文靖公皆入行太師出也句餘與鄞相去繞百里余為諸生時即習汝和已而共館職講編摩記注之事雅心相憐歲庚辰汝和校南宮所選士二十人而余第一中舉當於品藻以為不

悖顏門冠所舉既輟校士後受詔使楚禮成而謁歸壽其太孺人於家夫太孺人溫儀紆步被告身織文縻絲羅子孫於前太史與其伯氏奉板輿薦瑤觴烹鯨割鱔綴舞於庭豈不稱盛際哉余弟與同門友涂君輩造余乞言將馳一介徃余因言曰昔田生謂齊宣王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吾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夫記稱大道隱人各親其親則以為小康今私其君之有以為親榮不為臣則不子哉

且上養養志椎牛之不逮雞豚也審矣而世俗豔
慕於㬎貴以為孝必㬎貴以為孝則遷累之夫將
不伸眉於白華南陔之篇矣雖然此語信辨要非
情論人情處明盛之際計莫不節束百行潔雪明
心斬以立身而顯親然仕者不逮養養者不逮仕
是以曾輿三釜季路百里雖大賢不無慨於心蓄
廡之於人甚哉今太孺人有子為天子貴臣子孫
駢榮洗爵序進聚驩一堂太孺人樂則子心樂周
磐感汝墳之舉毛子動捧檄之懷何以加此然余

嘗聞太孺人賢母云太孺人父為參政石峰管公有令範於壼門既笄而事舜涇先生先生方治儒有聲黌校閒蹟不得信太孺人拮据終朝滫瀡其參政公而内安先生率子婦為儉勤不衰故遂成太史君子謂史氏不可量將復入行之世矣入行之事母也至孝吾里人今能言之世世朱第皆神錫秘祉之餘令汝和方結忠紫闈必復其世太孺人坐而享之萬有千歲可也

都門周節母序

周節母岳太夫人春秋高今元夕復始恍之旦盖七十周矣有子曰鳳鳴孫曰道隆道昌道光道隆為諸生有聲時承問余節母之歸周公也為繼室周公初室陸節母之事周公也五年舉女三年舉子又六年而觭年尚二十餘輒毀自誓拮据以養舅姑無何舅卒獨與姑處家無留儲冬或斧冰以盥人憐之者諷夫人獨不能少與時運乎輒誓曰吾嘗謂里婦非婦吾志有在矣暨子鳳鳴稍長娶婦子婦皆能孝于復生子駸駸大周氏太夫人喟

然曰吾始頒豈至今我子若孫舉觴以佐歡請
曰頒先生張之夫太夫人稱未亡人者四十餘年
而至於今居大都修穰麗天之中踐閫閾不利之
日守節無回承事本宗終撫子孫綿祚開福無妄
之報於斯靡爽余戊辰入都至今亦十六年耳目
今故悼感非一而况此四十餘年計太夫人四十
餘年正　肅皇帝中道治豐物衍人人意得豈知
有嚮隅而獨泣如太夫人者乎異時有容城楊夫
人刺血推心上書闕下願以身代司馬郎之死有

會稽沈夫人與其未笄妾辟纑刺紋活幽圄郎數年之命皆不負其夫而享賢婦之名屬近有翟門婦絕粒從殯稱雙節以表著其宅里彼夫褕翟之姬體山河肖貌赫其興盛而德不覆享朝為艷姬春為宮婢踉蹌徒跣徼憐乞怙聲隨人車亦不我顧道路掩口身名俱廢亦縷縷可指也誰謂天道幽遠承睫而已若夫曇陽本末余得而言不謂此生親見雙成飛瓊之來夫人之事洞朗無貳孽由緣作福以善起雖極之九霄之外悼之萬宇之内昭

曠晰白豈戴盆坐井者所足與議乎要之保貞孤則禧福備陳恬寵盛則跋躓立見豈有兩天道哉太夫人躬楊沈二夫人之行而幸緩翟兩婦之死安知他日不與曇陽後先此在純白眞覺默成異解殆非俗慮所能知也於是道隆繪西王母之圖以祝蓋世以大母稱王母以西王母象太夫人蓋寓言云而余謂安知世無西王母又安知太夫人不爲百千西王母之一母夫履道之身固不免於世患而明於憂患與故故道可得而有太夫人蓋

周之西王母也

朱少欽母葉太夫人六十序

在戊辰遂進士者四百人業秘書者三十人因留為史者半加一合首甲而十九前此未有也十九年於茲而此十九人者尚十八人籍金閨在外不失藩大吏於是談者盛戊辰館中此豈獨其時命氣數適然哉夫亦我二三兄弟勑躬履常無所指視於人間以永終譽海内耳目豈少也吾二三兄弟者無形骸爾汝家事必通今年八月四日少欽

母太夫人壽六旬太夫人在越少欽將馳人上觴吾兄弟謀所以佐少欽觴者曰子宜言一貫於少欽有符之符者三並家浙以東舉辛酉於鄉今同戊辰入詞林雖編摩講讀受職攺官之期二十餘年于玆盡同又他兄弟所無也烏敢辭夫子毋難言矣天性也亦有人焉有能有不能不能者至賊大隧而後見或遂抱蔓不惜豈非能者天不能者人歟乃有異體而情篤始緣毋名而真毋不是過雖人實天性也太夫人之為少欽母也少欽甫四

歳少欽兄比部君亦十歳終長兩子與其子均慈泰州公雖舉于鄉猶課授自給雖歷彭澤與泰州兩官蕭然也太夫人始佐讀中佐官末佐隱終不懟兒女子少欽端定雅飭蓋庭闈之教多夙夜在公非仁義不敢前陳懷讜吐亮可謂已竭即貳尚書未有見而跡其所不為知其所為有一介無予取之操有憂四海之心持此以往天下可也太夫人可謂有子矣聞昔之有道者假於異類托於同體宇宙大圜之內靡非喘息呼吸所關曳紳載履

之夫烏可不講於是以保赤子而家天下傳曰孝事君弟事長慈使衆何也未有和平淳厚徽然交通於家人父子之間而不能及天下者也又未有恣睢抵牾爭雄競絿而能怡聲氣於敦牟卮匜之間稱孝弟慈者也太夫人不學而臻其致少欽學而益其性吾於斯徵世德焉居無何少欽被命為吉士師少欽為吉士師太夫人之教澤又廣此誰非太夫人遺體也

朱親母劉氏七袠序

今制婦人憎節不嫁者年二十五以下至五十守臣以聞旌表其門閭　此聖人所以厚人倫美教化之大端也顧限年若彼豈謂海內夥矣旌之不勝旌取其尤者示之的歟夫限以內固有易者或家藉温厚門閥足資以財自衛卒全其名是已惟是窮巷蓬蒿俯仰無類一汲必躬一爨必親朝米夕薪子哭女啼此非宇宙畸人之尤耶詎直亡匹耦已也而年有限制有所不及惜夫此其心寧有冀于外來獨天性內篤敢有二事求仁得仁抑又

怨故惟天下窮幽嫠子之心足以愧士君子之好名爭榮而啗于利者吾嫂氏白朱朱之母曰劉劉夫人十八而嫁北溪君三十四而寡風雨來弔者肩不入其門而夫人抱一女四子凡前吾所云艱難事者備茹之矣誰則憐之即憐之而有所遺夫人固引義辭不受謂未亡人度終無以報稱不敢受於其一女四子者長之教之婚之嫁之本之一鐵錙所辨嗟嗟夫人大受辛矣哉又積三十有七載而為萬曆二十年躋七旬于其時則子且

生孫駪駪滿前子皆任事彰功稱閭里聞人而孫亦受詩書習舉子矣朱氏之世在嘉靖間有諱圭者取鄉進士則北溪從兄也廼夫人之完節若行延其如綫之緒如此吾知其子孫必有紹隆家學振奮頭角以播夫人之幽潛者哉蓋人之報人也以名而天之報人也以實夫人之旌雖格于功令而冥漠之表常以有餘補不足必且鶴髮鮐齒為耄為期親覩高車駟馬之在門矣秋孟既望余兄一經以子壻上觴而命余序之蓋實錄云

汪表兄武成七十壽序

我先祖生姑氏三人長者嫁汪丈生子一曰周字武成而自號為思南子蓋傷父早世不逮養識孝思云今年七十往矣以二月五日初度之辰內外兄弟為之舉觴而索余言夫予之欲言久矣予伯姑之苦節起家也予思南之幹蠱用譽也皆不可無傳以示後之人而予未暇遑也不於此乎言之奚俟焉始予姑十七而嫁三十一而舉子卜居甬東隨喪其舅與姑四十而寡方是時骨肉伶仃獨

與其十歲孫俱而業顧日滋易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吾姑以之吾祖之有疑莫決也必曰吾就吾女謀之也吾父吾叔父之有疑莫決也必曰吾就吾姊謀之也吾伯姑坐闈中而域外在其睫端惜其蚤謝謝之日以兒少未更事為恨未瞑也吾思南之善繼也不夙則暮憂憂乎無暇休焉而後立汪氏中衰之門夫立身于今之世難矣仰則以為亢而厲俯則且乘之謂孱易侮見貧則人笑之不為兄弟朋友親戚之數見富而又且乘之弱求孫

忮不百方空其囊不已也惟君為能善俯善仰而又篤於行義人人稱為誠長者今雖老聽于子孫而操節無改夫布衣處士之行若君者吾見亦罕矣天之壽之天不為無意吾姑不死矣夫世人徒言富貧壽夭之為天而不知福善禍淫之謂天今有儉勤兀兀而終窶且貧者乎富由人也天烏能貧人今有嗇養善攝而中道夭者乎壽由人也天烏能夭人若君之殖家與身也皆自為之也天特不爽其常非能益之也吾聞言之一以表思南一

以㝡思南子孫知廼祖若父之勤行如此也

長潭姊王太孺人八十壽序

余母家洪也洪翁起布衣與媪日夜操作較子母錢有富稱為人忠信重然諾誠壹强力忍詬尤可稱者越俗苦婚嫁生女輒不舉而翁媪獨育五女其好生篤人倫如此所生五女者長適徐次葉次劉次宣吾母其㝡少者徐氏世居罌湖中力耕稱上農盖所稱惇龎淳固之民而吾姊及丈皆髙壽生一女二子女嫁長潭王氏盖余内外兄弟二十

有四人而王氏姊其最長者也往十五年前余為
先太淑人行地而過姊氏見其家廬井有次彛倫
有敘有山林陂園竹木薑朮耕牧之利雖萬山中
而行暢肥饒大溪出其前可筏可舟四子皆彬彬
孝弟有禮讓士君子之風能勞苦挾桑弧于四方
余留一宿而去余今再告還而姊年八十聞其視
聽不減子姓益多則思一再覯姊而徐氏兄來言
曰姊甚須之也必與兄若弟偕夫姊老矣吾中表
落落如晨星而長潭又不易往其為我還報姊吾

兄弟當以元旦後一日謁先太淑人隴從芝溪踰大嶺抵姊所十里而已期以是日觴吾姊姊其勑子孫灑掃庭除採葵摘蕨鑱黃泥之筍煮新蒻之酒以俟我姊好佛毋用雞豚蚌蛤魚鰕之屬亦廣放生之義為姊千百歲祝云

封侍御徐翁八十序

始一貫舉于鄉為嘉靖辛酉時則同邑十一人具慶者半乃三十年來而稱壽父者獨一貫與徐侍御耳一貫父今年八十有九侍御父懷雙翁今八

月十有七日當翁懸弧辰士大夫爭持酒幣賀而
屬一貫脩酌者之辭昔華封人之祝堯曰多男子
夫多男子不在箕疇五福數內而特以祝何哉天
之昌人國家也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而子孫未
皆才必多之然後可才虎豹猶然況於人乎徐翁
于兄弟中為季生時前有五兄雖其父母亦謂翁
多也顧諸兄莫顯而顯徐者翁封人之貴多有以
哉翁又有六子而所顯者以長公又安知其次與
季不翩翩猶翁也常觀士大夫世家厥初無不寬

然長者翁習舉子屢不售去而教子晚稱素封其
騶從簡易自如人有急傾身為之不以有無在亾
為解接後輩纚纚道前人法語大氐醇德人也壽
不亦宜乎世之言養生者謂得神藥而服之行氣
不懈朝夕導引宣動榮衛使無閼塞雖未還丹亦
可不老然金匱綠囊黃素之術世既希有醫多承
方略養𢈔聲求牟利無足信而羽士方客朝秦暮
燕語言難了所挾金石莫辨其從來且多酷烈偏
至之劑人腸胃綿脆豈能嬰制縱有仙術不可施

于人世而况假謬誇誑以誤人者也吾四明本窮海僻質之鄉人亦如之頃自洛伽再與海舶通行四方迂怪之士往來歆習遂謂永年之術有出于尋常食御之外以余家大人例之安用服食安取奇秘不服食不奇秘此家大人所為壽獨慎攝起居節量饑飽不謀知之不及不任力之不能人勇于為吾勇于不為此有異于人者吾意徐翁之養生猶是也何其性行操持大綱不殊哉諸君子其以余言質翁翁必暢然指南同歸于大年矣

洪妗計太孺人序

小子一貫湛浮金馬門發家書言洪妗計太孺人明年壽八十表兄雙泉君暨嫂氏俞亦皆六十昆弟以家大人命為侑者之辭小子生髮未乾襁抱往來外氏不識外王父獨識吾外王母呻呼牀笫則吾妗左右掖持哺食澣洒中帬厠牏稱孝婦維時洪盛門也吾舅靜峰公椎牛釃漿浮艅艎於大海漁魚魚入簽襪百具舉鍤成雨課耕耕入官以閭右徵督餉餉入所居室右郡左邑家內外勑勑

不聞言以資高于里而長吏知名莫敢有私吾舅
氏非凡萌我吾姈夙必先興夜必後罷意欲而物
至目求而需得衣以裹翦弓以膠弸斯人不易得
我舅氏既沒吾雙泉君以掾起家自致縉紳丞豐
城曳裾諸王之門晚而家居修孝弟之事敦善不
怠顧吾仲表襟泉兄之畸也非不偉然丈夫而不
逢嘉年觸而報困以壓孟氏心鶺鴒在原喋喈囬
翔蓋日永祖考忝嘗之念而戚手足痌瘝之憂迺
仲亦感戀友于欣然忘貧和氣鍾凝洪其復曩之

隆朞旦夕何有小子于是而重今昔之感小子毋與姈生平甚愛而不待姈為一悲慟幾絕今小子念姈猶吾母而身數千里外不行一觴感一也嬉戲盤盂棗栗閒比耳而今以楓楸求王母椒糈求舅自姈之嫠十見閏所吾不知大化遷代竟何物感二也衰感之運往復之際感三也顧小子力微不能為外氏重而獨㡯言為懽可以温然鮮顏盡一觴哉因私語昆季具白姈松栢以後彫稱貞金玉以不毀稱寶人年八十謂非希絕難睹稱盛鉅

之事不可毋其專精毋外慮重珍玉體又私語雙泉君曰吾從先太君聞外王父之行甚熟淳德厚氣英英宜未泯舅氏亦然盖視君之孝友穆穆共兄嫂皆六十乃舉一子斯天錫也顧益修德蹈信敦孝履友福將安從斯吾洪無疆之休共

博士章少陽暨吾妹氏壽序

章氏為吾鄞望族不獨以世系以人品余猶憶少時與一陽先生交也齒相讓道相成失又相規也於今彌五十餘載而厥衷可覆厥行可宗盖余寔

巖事先生而先生雅負人倫鑒一似有當以公輔
器余謂不獨以文章顯由今想之其朗洞何如哉
故有先生之品宜其有後是在余妹氏之壻少陽
君矣君先生季子也性穎敏九歲屬文數千言立
下余以為似先生於是以女弟許字而無奈數奇
竟以諸生老余惜其不偶謂博士冠頗宜而君故
一再郤曰吾有子吾之日自在此亦可想見其人
矣歲丁未嘉平月為君始壽以有子之喪其子弗
克稱觴今庚戌仲秋余妹氏亦六旬老於是二子

載道至道以偕壽稱觴屬余為祝夫人子於親禮無諛言矧壽而後觴質有之矣安事諛章之先世多隂行善又無從諛也詩有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二子亦知王父之德乎其忼爽夷易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蓋長者也夫長者禔躬貽燕必遠是有爾父取王父之德而麗諸脩勤而行之垂老不懈小子心儀亦已久矣夫人不難于壽而難于享爾父毋享有壽者也二子用享者也以壽乎以德乎必以德矣享德之繇曷念爾祖余之有令

日亦爾祖所知也況于爾父二子稟于天者特而藉于祖者全誦詩説禮修身集吉為麟為鳳為章氏聞孫此之謂能用享何論爾父母體加充神加王算益加綿即爾王父之德且加廓矣勉乎哉於是二子俯首而前曰曩丁未不得遽觴吾父居恒怏怏母氏戒之曰徒觴無益也能為爾祖之孫而後能為爾父之子以是為觴孰大今聞舅氏之言愈知觴矣敢不佩服